

1982/4

世界之

窗

- 哈佛大学校园见闻
- 日本的机器人革命
- 苏联宇航内幕
- 偷录与反偷录
- 北极冰下 小说



世界:

封面	哈佛大学校园		
国际政治	苏联间谍潜艇被逮记	(法)《法兰西晚报》杂志	1
文化	哈佛大学校园见闻	(西德)《地理》杂志	6
	“压力锅”里的生活		
	——新加坡的教育制度	(美)《时代》周刊	13
教育	苏联国立电影学院	(苏)《国外俄语教学》	15
	给孩子们多读些童话与诗歌		
	——谈儿童早期教育	(苏)《旅伴》	20
人物介绍	科马内奇一天的生活	(英)《星期日泰晤士报杂志》	23
	歌剧之王——普拉西		
	多·多明戈	(英)《星期日泰晤士报杂志》	29
经济	日本的机器人革命	(日)《日本经济新闻》	34
	最后的厨师	(日)《小说新潮》	37
	工业企业中的间谍活动	《读者文摘》(法国版)	45
	超级油轮沉没之谜	(美)《时代》周刊	49
艺坛近事	波士顿交响乐团一百周年	(美)《波士顿环球》杂志	52
	波士顿交响乐团招考见闻	(美)《扬基》月刊	59
	《现代启示录》创作实况	(日)《银幕》杂志	64
	莫斯科哑剧团	(苏)《旅伴》	71
世界见闻	苏联宇航内幕	(美)詹姆斯·奥伯格	73
	偷录与反偷录——盒式磁带录象机		
	出现后的新问题	(法)《科学与生活》杂志	82
	世界上最大的电影摄影场	(法)《快报》	87
	动物联合国	(法)《世界报》	91
社会生活	西德的“敬老协会”	(秘鲁)《商报》	94
	从看书到“听”书	(美)《时代》周刊	96
	美国怎样处理违反交通规则者	(印尼)《精华》杂志	99
	一个节约能源的小城市——戴维斯	(美)《读者文摘》	101

一九八二年第四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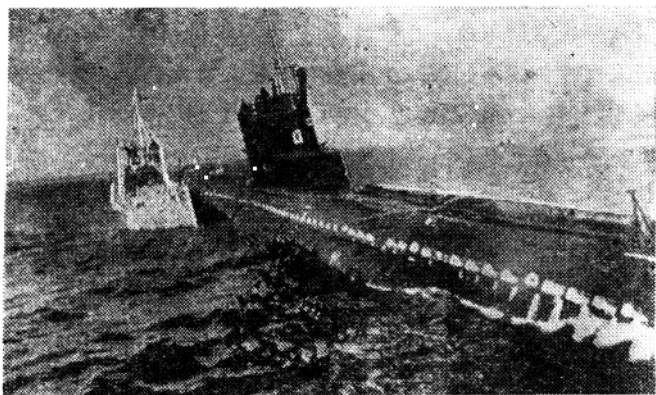
西 方 阴 影	美国街头流浪者	《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	106
	英国失业者的辛酸泪	〔英〕《星期日报》	109
	“福利社会”中妇女的苦恼	〔瑞典〕《每日新闻》	111
	欧洲高级轿车失窃严重	《读者文摘》(西德版)	115
司 法	美国国会议员受贿落网记	〔美〕《时代》周刊	120
	从市长到囚犯		
	——苏联索契市市长是如何受贿的	〔西德〕《明镜》周刊	125
	一个徇私舞弊的西德乡长	〔西德〕《明星》画刊	128
旅 游 风 光	登上乞力马扎罗山顶峰	《读者文摘》(澳大利亚版)	129
风 土 人 情	纱丽——印度妇女的民族服装	〔菲律宾〕《亚洲杂志》	134
	英国人的家宴	〔意〕《时代》周刊	137
医 学	肝病患者的福音		
	——西德的肝脏移植	〔西德〕《明星》画刊	141
卫 生	莫斯科急救站	〔苏〕《健康》	146
	美国的“新护士”	《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	147
体 育	巴西足球队的新 10 号——济科	〔巴西〕《阅读》周刊	150
知 识 小 品	非洲天然动物园里的狮子	〔西德〕《地理》杂志	154
小 说	北极冰下	〔美〕爱德华·比奇	157
其 他	世界上最聪明的猩猩——“柯柯”(12) 年龄最小的滑稽演员(28) 植物的嗅觉和味觉(44) 左拉谈青年(63) 躺椅式自行车(70) 别具一格的巴哈马游览设施(90) 不必忌食腌、熏食物(105) 奇怪的进口商品(108)		
漫 画	(5) (19) (36) (51) (81) (98) (118) (119)		

苏联间谍潜艇被逮记

“威士忌 137”号备有核武器

事态的发展远比人们所想象的严重。在苏联潜艇侵入瑞典领海这一事件中，西方情报机构发现了克里姆林宫的一些秘密手段，这些手段在以前刺探西欧防务秘密时从未使用过。苏联对于瑞典这样一个在东西两方的斗争中保持中立的国家的机密也不放过。

入侵瑞典领海的这艘潜艇建造于1948年。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根据它那副醉醺醺的老是象迷失航向的样子，开玩笑地给它取了个代号——“威士忌 137”号。它看上去十分陈旧，毫



因侵入瑞典领海而被瑞典扣留的苏联潜艇

无战斗力，几乎可以当作一堆废铁。其实不然，这艘外形破烂不堪的潜艇上安装的都是新式的电子仪器，并配备相当于投在广岛那颗原子弹威力的核武器。

尽管这艘苏联潜艇上的人被当作罪犯当场捕获，但他们却拒不认罪。艇上政委装作是艇长，最初沉默不语，后来他又信口开河，胡诌一气说：“由于机件失灵而迷路。”“决不可能，”瑞典人回答说，“如果是机件失灵，你们又怎么能通过布满礁石的水域而闯进禁区，深入瑞典领海达二十多海里呢？这里距瑞典极端机密的基地——卡尔斯柯那只有十五公里了。”

侵犯领海 收集情报

苏联潜艇的出现决非偶然。那天正值瑞典人在这片水域试验微型电子计算机制导的鱼雷。关于这项试验，两星期前已经通知有关地方政府，以避免给渔民造成不必要事故。这也许是一次泄密？克格勃可能截获到这个消息，所以叫波罗的海的苏军舰队立即派出潜艇到这片水域收集情报。瑞典人对这一点坚信不移。几年前，他们曾丢失过一枚试验的鱼雷，后来这枚鱼雷不知被东方集团哪个国家的“蛙人”或者是“拖网船”打捞去了。潜艇也同样可以用来打捞。

渔民警惕 苏联被扣

据瑞典官方说法，苏联潜艇整夜开动机器，企图溜之大吉，溜不成才被渔民发现的。渔民发出了信号，并向有关当局报了警。事实上，瑞典海防人员在远处就通过秘密安放的海底反潜仪监视这艘潜艇的行动了。苏联人对此并不知晓。为了避免引起苏联人对反潜装置的注意，瑞典人故意在监测技术方面表现得很幼稚。但莫斯科可能已经怀疑这是瑞典海军

部门设置的圈套。

瑞典人是第一次抓住苏联的潜艇。苏联潜艇曾多次入侵，但都被它溜掉，这次他们决心搞个水落石出。他们坚持要检查潜艇。苏联人的回答是一个“不”字。“那么好吧！我们有的是时间，我们可以等待，但你们不准走。”瑞典人针锋相对地回答说。

在这场神经战中，苏联人最终败下阵来。当古斯钦艇长爬出潜艇（由不露身份的政委陪同）到瑞典船上对入侵领海一事加以说明时，苏联人发出紧急呼救信号：海上风浪太大，潜艇随时可能触礁沉没。瑞典同意帮助潜艇脱离险境。

在帮助潜艇摆脱风浪的行动中，瑞典人看见潜艇政委与艇长之间的争吵，艇长对政委的做法表示不满。潜艇其他人员将他俩劝开，但都指责政委。

新技术探查 假象尽暴露

翌日，又一件从来未有过的事发生了：莫斯科同意瑞典人去检查这艘神秘的潜艇。指挥官卡尔·安德生和几名瑞典反间谍人员登艇检查，结果目瞪口呆：记载潜艇工作情况的航海日记纯属伪造，里面的内容是在潜艇搁浅以后重新写的；回声探测装置、电罗经、雷达都被弄坏，以便给人造成“机件失灵”的假象。一些假的隔墙和门板都是用来掩盖极为巧妙的间谍装置的。

在一条走廊拐弯处，反间谍人员碰上一位身穿高级军服的军官，他伪装成普通人员。而实际上他是苏联波罗的海舰队潜艇分队的指挥官阿夫杜苏米埃维奇少校。他在这艘艇上，足以说明“威士忌 137”号在执行着一项极其重要的任务。

瑞方潜水员也不断地在水下船身周围打捞，他们找到一

些装有撕碎文件的垃圾箱，并立即发现了一些问题。反间谍人员还使用特殊的探听器对船体内部的活动进行探测，并取下一些船壳上的油漆，以便测出潜艇的航行路线。潜水员还利用放射性探测仪对“威士忌 137”号的船头进行测定。测定仪摆动的指针表明：潜艇上载有铀 238。也就是说，艇上装有一枚或者几枚核弹头。而从这艘潜艇的陈旧的外形来看，上面装备的应是常规武器。

核鱼雷潜艇的威力

这种当量为二万吨梯恩梯的鱼雷有何用处？一位法国著名军事专家卡洛瓦将军解释说：“西方潜艇的船壳一般是按照承受四百米水压的压力设计制造的。假如有一艘西方潜艇深潜到海水下三百米处，常规的炸弹和鱼雷对它毫无用处。如果在几十公里以外的水域爆炸一枚核鱼雷，爆炸时产生的水的强大冲击波，形成巨大的压力，能将西方的潜艇压碎，就好象它潜得太深时发生破裂一样。发射鱼雷的潜艇由于潜得不深，能承受住冲击波的巨大压力，所以能安然无恙。”

瑞典人也会考虑到核弹的问题。卡洛瓦将军说：“我计算过，如果投下一颗当量为十万吨、重量为一百公斤的炸弹，它爆炸后就能产生五十四米高的波浪，当海浪到达两公里以外的港口时，仍然有十几米高。这种海啸常常伴随有一股放射性的气柱，可以使任何一个海军基地陷于瘫痪。”

赔款六十五万八千美元

在斯德哥尔摩，人们怒气未息。国王卡尔十六世·古斯塔夫召开了安全会议。为了平息这次事件，莫斯科同意付给瑞典六十五万八千美元，用来支付救援和看护潜艇的费用，

以及瑞典人给潜艇人员送去的啤酒和香烟的开支。

这次事件表明，人造卫星也无法看出潜艇内部的装置。苏联人可以在他们所有的潜艇上都装备上核武器，哪怕是最旧的潜艇。苏联拥有世界上最庞大的潜艇部队。“威士忌 137”号潜艇事件揭穿了克里姆林宫的战略计划。

(董友宁译自(法)《法兰西晚报》杂志)



皮包上的外文字意为“气象局”

(原载(澳大利亚)《公报》周刊)



哈佛大学校园见闻

〔西德〕克劳斯·哈普雷希特*

在 哈佛大学的日常生活中，只有两样东西：纪律和竞争。在年轻大学生的脸上，有时也蒙着一层薄薄的愁云，那是对前途的担心。

服饰纷繁的原因何在？

在“哈佛”，可以不时地看到表示“无产阶级时髦”的旧制服；穿着粗布工装裤和尖头靴的俏皮小伙子，穿短裙、肩上裹着羊毛围巾的妇女，土里土气打扮的男

人，各种猎人，戴宽边软帽的觅金者，经商的小姐，还可看到越来越多的带着二十年代风行一时的亚麻布钱袋的年轻绅士，以及最新出现的成群结队的青年自由民，而本来象他们这么轻的年纪是根本不可能如此打扮的。每个人好象都化了装。

但是，究竟是什么原因驱使这些年轻人——他们大都还是天真烂漫的孩子——喜欢这些令人陌生的服装的呢？二十一岁的达

* 克劳斯·哈普雷希特曾任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前总理勃兰特的顾问，对哈佛大学的教學情况有多年的了解，也曾在那儿作过多次报告。

维特·威尔逊是一个漂亮、长着一头栗色头发的调皮小伙子。他略带嘲弄地笑着问道，“您对我这号人怎么看？”他穿着红色运动衣，裤子的颜色从未见过，脸上的表情有规则地变化着。我估计他是一个祖先是英国新教徒的美国人。

我的估计没错。达维特出身于美国绿色多山的佛蒙特州，父亲是教员。他是个爱大声嚷嚷的人。“您必须懂得，”他谨慎地说，“要求我们大家一致的压力是一种天天感觉得到的折磨，尤其是在刚开始的时候。有人不愿同其他人一个样。”然而，他接着说了这么一句话，这句话在我逗留“哈佛”的这些日子里听到过足有十多次：“‘哈佛’毕竟不再是庞然大物了。”——“现在的‘哈佛’还没有到如此地步吧！”

“哈佛”的神话被他信手击破。为了在心灵和精神上得出不偏不倚的结论，入学二年后，他中断了学业，受雇于马萨诸塞州和华盛顿民主党政治家，挂衔助理，当一名办公室办事员。他说，“人不能做象牙塔的俘虏。”我问他是否会走上从事新闻工作的道路。他被逗乐了，埋头在《红色哈佛》编辑部的主要设备——1940年

产的打字机旁笑了起来。“我在这里只是瞎搞搞，”他说，“我只是写些短小的体育报道，因为这使人愉快。”

《红色哈佛》的奇迹

《红色哈佛》是“哈佛”的学生日报，其编辑部只吸收不取报酬的自愿参加者。虽然这份小报主要报道大学里发生的事情，但也不乏优秀的、有时甚至是了不起的好文章。

说来也真象个小小的奇迹：在这所漂亮而又古老的砖木结构的房子里，在一片混乱喧闹中，居然也天天向世界发送出一份值得一读的报纸。记者们在编辑部的大房间里奔出奔进，他们谈天说地，大声争吵，间或窃窃私语，调情打诨，而他们的同事——编辑们却用老掉了牙的打字机一句一句打字：有报道，有评论，有采访记录，还有书评和剧评。他们紧张地、认真地接受责任编辑提出的修改意见。这里似乎不存在权威问题。

新任主编威廉·麦基基本的自信风度，给人印象颇深。他写的有关工会为了反对里根的社会政策而举行的群众性罢工的通讯，比起《华盛顿邮报》上的同类

文章，要细腻、活泼得多，更主要的是有味得多。

麦基奥本的前任是苏珊·奇拉。她出版的《红色哈佛》活泼、清新、热情、坚定，对权力有极为透彻的认识。在她主办期间，这份报纸对大学领导层各位先生的弊端，无论巨细，毫不放过，不能不使他们惧怕三分。



应聘来哈佛大学讲学的歌剧明星(右)

二十七次诺贝尔奖

美国的大学生都背一个背包，这似乎成了他们与世界上其他国家的大学生的区别。然而对于教授们来说，背包也不陌生。在他们漫步以度闲暇的时候，他们才放下背包，有的背起装着活泼婴孩的背座，去参加一个聚会，或有的背上背囊，上街选购东西。几乎没有一个教授的仪表会使人想到他是一个了不起的学者。即便是最权威的专家，也宁可戴着遮到耳朵的便帽，身穿猎装，行踪匆匆地在校园里奔走。当他们在每一行人身旁走过时，没有一次不致以轻声的问候。

当然，有关“哈佛”的权力、影响、能力和科学意义的传说已说过了头。在四千名大学教师中进行了一次调查，得出的结果是令人吃惊的：加利福尼亚两所年轻的高等学校——伯克利大学(1868年创办)和斯坦福大学(1885年建校)目前的声望高于“哈佛”。不过无论怎么说，在“哈佛”现在的三千名教师队伍中，有十人在斯德哥尔摩接受了瑞典国王亲自颁发的诺贝尔奖。自1914年以来，共有二十七人得过诺贝尔奖，亨利·基辛格还不算在内，因为他获得的诺贝尔和平奖载入了官方的史册。

还有哪一个大学能大声宣

称，它培养了美国历史上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五位总统：两个亚当斯（约翰和约翰·昆西），两个罗斯福（西奥多和富兰克林）和约翰·肯尼迪？还有哪一个教学机构拥有可与“哈佛”媲美的文学天才？他们是：两位浪漫派唯灵论者，拉尔夫·沃尔多·埃默森和亨利·索罗，他俩曾在这儿受到培养，继他俩之后是传奇作家亨利·詹姆斯、卓越的历史学家亨利·亚当斯（已故总统的孙子和曾孙）、现代现实主义作家约翰·多斯·帕索斯、诗人罗伯特·弗罗斯特和T·S·艾里奥特，还有著名新闻记者沃尔特·李普曼和约瑟夫·艾尔索普。“哈佛”的世界声誉就仰仗他们这些人。

并非田园世界

“哈佛”并非田园世界，教授们之间相互倾轧。名声之争更为激烈。教员的年平均收入为三万至三万五千元。因此，额外收入显得更为重要。医学和法学专家靠鉴定事务，轻而易举地捞取外快。其他人则主要从事勤奋的写作，以增加收入。年纪较轻的更得加倍努力——他们在我们西德大概还只是讲师或助教。他们在根本不出名的杂志上发表文章，

勉强改变一下自己可怜的生活，但更重要的是，他们由此而引起同行的重视，梦寐以求的正教授头衔的授予，很少是通过他们自己直接的努力而实现的。有人宁愿在外面冷漠的世界中寻觅荣誉，然后再把这种荣誉带回母校——也许有人不愿这样做。

三百四十多年历史

1636年，马萨诸塞州移民大会作出决定，在波士顿对面查尔斯河岸建立一所学校，培养他们的教士。因委员会七十名委员均在英国剑桥大学受过高等教育，所以他们也把这所新学校取名“剑桥”。他们的同仁约翰·哈佛——此后不久，他便与世长辞——把他财产的一半，尤其是他的藏书四百册的图书馆送给了这所“一无所有的学校”。他以此奠定了该校的基础，他的名字也就与学校共存不朽。

自1865年起，学校董事会由校友大会选出。这个“监察委员会”监督学校主管人员：主席，司库和五个校长。“哈佛”不要国家投资，学校的物质基础是由约合一亿四千万美元的财产加以保证的。可是，如今只靠利息过日子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然而



哈佛大学校园内的约翰·哈佛塑像

不管怎么说,1981年“哈佛”的财产的利息收入还是占年度预算的百分之二十,加上赠礼和捐款占百分之十四,学杂费收入占百分之三十。联邦政府的奖学金和研究费补贴占百分之二十五,举办体育比赛和出版刊物的额外收入足足占百分之十二,该校的年度预算总额达四亿四千多万美元。

入学机会均等

每个大学生每年要付学费、

宿费和膳费,共一万美元,另加一千美元的个人开支。这个数字似乎证实了由来已久的偏见:“哈佛”是富家子女的学校。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三万名学生中半数以上不是得到奖学金,便是由校方给予贷款,其数量视学生家庭情况而定。此外,这些年轻人还可以在暑假里额外挣一百美元。即使在学期中间,校方也鼓励学生,每周去工作十至十二小时,捞点外快。这也就是说:即使是经济拮据的家庭,其子女也有进“哈佛”的机会。

每年,约有一万二千名男女青年参加竞争,最后只录取一千六百人。录取委员会对每一个考生全面地提问四至五次。它并不只是相信考生递交的毕业证书。决定性的倒是:考生的全部个性,有否培养前途——考生在他所喜欢的领域内能否出类拔萃,竞争的意志,上进心,独立工作的能力,以及初步的工作经验。

在最初几个学期中,新生处

处谨慎。学校之大，常常使他们分不清东南西北；长达七百页的课程目录搞得他们晕头转向，犹如一个西伯利亚人第一次来到西方大百货公司。面对漫无边际的“知识之山”，他们茫然不知所措。诱人的、要予以征服的“知识之山”的影子一再出现在学生和教授们的言辞之间：“哈佛”，教育的珠穆朗玛峰，也是希望之峰——在它的脚下展现着一条前程广大的狭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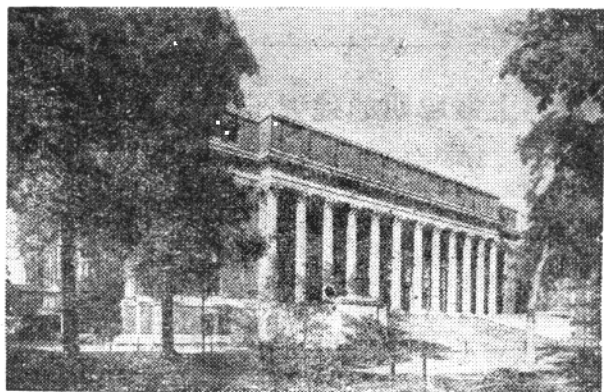
与大学毗连的是“取得学位的毕业生”的专业进修学院，他们在这里通过了大学毕业考试之后，便在这里集中精力从事研究和独立的科学工作。在这些专业进修学院中有：商学院和培养美国律师的摇篮——哈佛法学院。

“哈佛”的每幢房子几乎都以资助者的名字命名。他们用重金换取了一个不朽的名声。甚至有的讲座的名称也以捐款人的名字命名，图书馆和博物馆更加如此。

教师如兄长

阿贝·蔡斯是一个说话有力、认真仔细的人，在他关于国际货币危机的讲课中，插进了无可辩驳的经验之谈。“不能相信政治家，”他自鸣得意地大声说。他的声音象圆号声那样清脆响亮。学生做着怪相似笑非笑。当蔡斯中断讲课向学生们提问时，他们无动于衷。他们提出反问时，没有丝毫胆怯，倒是带着在开玩笑似的争吵中特有的意兴雅致。

在“哈佛”，教授并非至圣，句



哈佛大学图书馆藏书八百余万册，是规模最大的大学图书馆

句必对。课后，教学双方的争论常在去俱乐部的路上继续下去。这儿的教师不是“家长”，而是多见了些世面的“兄长”。

老“哈佛”的生气

蔡斯踢走了一个球后，站在原地，凝神细听起来：从一幢旧宿舍的一扇窗户中，传来莫扎特的乐曲声，先是轻柔缓慢，后是响亮高昂。一分钟后，出现了竞争对手，草地上响起了摇摆舞乐队的合奏。已是中午时分，灿烂的阳光充满暖意，微风驱走了云朵。院子里身着五花八门的衬衣、圆领短袖衫和裙子的学生在跳舞，喧闹和笑声响成一片。许多双眼睛里流露出迷人的笑意，姑

娘们意外地变得漂亮了，似乎小伙子们也不例外。

肥皂泡在草地上空飘荡。在上面四楼的一个窗口，一个年轻黑人探着头，一头鬈发，满口白牙；低一层楼的窗口是一个金发女生。他们在互相小心翼翼地吹肥皂泡。在阳光下，一个个肥皂泡闪闪发光；在微风中，一个个肥皂泡在他们面前悠悠荡荡。有时肥皂泡相互撞击，化为乌有。

蔡斯教授向他俩望去，并挥手向他们示意。他满怀感慨地说：“老‘哈佛’看来很有生气。”

他说得对。这一切表明，这儿并不禁止热爱生活。

(桂乾元摘译自(西德)《地理》杂志)

世界上最聪明的猩猩——“柯柯”

两年前，当旧金山的弗朗辛·彼得森开始教猩猩“柯柯”讲话时，大伙都认为：“完全是发神经。”今天没有人再嘲笑她了，因为“柯柯”确实是世界上最聪明的猩猩，它已经掌握了两千个美国手势语单词了。问它：“什么叫错误的？”“柯柯”回答道：“坏的。”“什么动物有竖着的耳朵？”回答是：“小兔子。”“对你来说什么是讨厌的？”“懒汉。”“你不想独自在呆着？”“柯柯”思索了一下说：“决不！”

(陈鹤秋译自(西德)《新评论》杂志)

“压力锅”里的生活

——新加坡的教育制度

在新加坡，教育不是强制性的，正如许多人所说的那样，在这个充满着竞争的国家里，受教育就象人们为了生存需要吃一样，是必不可少的。对新加坡公民来说，小学学费每月为一点五美元，常住居民和持有工作许可证的人的孩子，每月为三美元。新加坡小孩上学不必办理登记注册手续，休学也是自愿，但是，真这样做的，也是极个别的。要想在事业上有所作为，取决于教育上的成功，关键在于好的成绩。其结果是，社会就象一口教育的“压力锅”，学生几乎从入学的头一天起，就开始了他们的竞争。

按智力划分等级

一读完小学三年级，他们就**开始按“智力划分等级”**，从四年级到六年级，学生被分为三类。成绩好的学生按“正常”学制学三年，成绩差一些的则把学习年限“延长”（学习年限的延长有两

种）。学生学的是同一种教材，但成绩最差的那一类学生不学外语。到小学六年级时，分化进程加速了。百分之六拔尖的学生被选出送进“重点中学”，在那里他们要承受用两种语言上课的沉重负担。那些在数学、物理和英语方面崭露头角的学生被选学理科，其他则选学文科。这些人基本上已与未来的大学和技术学院挂上了号。

对教育制度的评价

向高目标攀登的动力，促使这些孩子从第一学年起就开始努力学习，因而，他们也就很少有自己的自由自在的童年生活。这种教育制度的辩护者指出，新加坡与其他发展中国家不同，不是把中学仅仅办成为升入大学作准备的预科，那些考不上大学的人，可以选学职业性或商业性的学科，为今后从事生产劳动打下基础。但是有一些新加坡人士严厉

谴责这种教育制度，大多数新加坡人包括教师在内对此至少也深表怀疑。新加坡教师协会曾于1980年向其成员作过一次调查，对全国性的教育大纲进行评价，结果也没有什么效果。在总结时提出了一个坦率的问题：“为什么新的教育制度中几个主要目标之一提到要改善学生的健康与福利……然而，学生们却感到他们的压力有增无减呢？”

新加坡有个别人对此指责更严厉。有一位父亲是政府部长的大学预科生说，“这个制度剥夺了许多人上大学的机会，小孩九岁、十岁时就已知道生活的艰辛。”他也对那些差劲的教师未能发挥学生应有的聪明才智而感到十分不满。另一些人也对教育制度进行挑剔，说它对后成材的学生很不利，光注重测验的成绩，而不重视实际的知识，其结果，正如一些人所指责那样，培养出来的尽是一些知识面狭窄的学生。美国许多中学现在正在重新调查忽视文科的倾向，以及因此而造成学生判断鉴别能力显著下降的问题，这一点新加坡要从中汲取教训。

对压力已习以为常

尽管在新加坡生活中的压力

是如此之大，但是许多家庭还是能够应付自如。有一家人家夫妇都是教师，每月收入为一千四百美元，他们和三个孩子住在公寓里，一套有五间房间，三年前就用一万七千美元买下了。家庭的日程安排是很紧凑的，丈夫一早五时半起床，把十岁的女儿送去读上午制的学校。自己七时半到校，参加升旗仪式。他的妻子起得晚一些，带七岁的儿子去上下午制学校，然后，她到自己学校讲课，从十二时五十分上到六时零五分。她晚上七时半下班回家。“在上班的日子里，我们大家几乎很少有时间聚在一起共享家庭之乐，”她说，“但是，我们就是这样生活过来的。”

的确，她那十四岁的女儿，就是在新加坡这种教育制度下成长起来的，换了一个环境倒反而不适应了。她曾到澳大利亚呆过一年，那时，她父亲作为交流教师到澳大利亚教书。她在那里过了一段作息时间安排得很松的学习生活。“我只学到一点点东西，”她回忆道，“因为他们没有给我们足够的压力。”

（黄明芳 施蕾译自（美）《时代》

周刊，1982年1月25日）